



# 非時叢書

第一類 第九種

十八個月在前方

劉良模著



協會書局出版

非 常 時 叢 書

第 一 類 第 九 種

十 八 個 月 在 前 方

劉 良 模 著

青 年 協 會 書 局 刊 行

民 國 廿 八 年

非 常 時 叢 書

第 一 類 第 九 種

十 八 個 月 在 前 方

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三 月 初 版

著 者 劉 良 模

刊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

總 經 售 香 港 聖 書 公 會  
香 港 皇 后 行 二 樓

每 冊 實 價 一 角 五 分  
另 郵 加 費

Emergency Pamphlets, Series 1  
For General Readers, No. 9  
Experience of Eighteen Months in the Front  
by  
L. M. Liu

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 
Sole Agent  
THE BIBLE, BOOK AND TRACT DEPOT  
Queen's Building, Hongkong

15 cents a copy      Postage Extra      Mar., 1939

總 經 售

協 會 書 局

上 海 天 津 路 二 五 二 號 內 四 八 號

## 編輯旨趣

大時代的洪爐，把我們整個民族的生活與思想，放在猛烈的火燄裏，給它一個空前的鍛鍊與鑄鑄。這一個烈火的洗禮，現在還在進行着，我們還不能預料它將來所賜予我們的是什麼；但我們已經感覺到我們有無數的事要做，有無限的話要說，有無窮的遠象要憧憬、要實現。看呀，全國覺醒的人們不都在那裏流着血、流着汗，在迎接這偉大時代的到來麼？非常時叢書的計劃，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和環境中產生出來的。

非常時叢書共分三類，每類十種，共三十種。第一類的總題是「非常時的認識」；第二類的總題是「非常時的基督教運動」；第三類的總題是「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向」。現在將這三類叢書的內容，簡略地加以說明。

在第一類叢書裏，我們希望讀者能從各方面去認識大時代——從歷史的詔示，從中國人民的自覺，從國際的現勢，從宗教的信仰，從實際的經驗。我們希望竭力避免主觀的空論，抽象的意識，處處以事

實爲根據，以經驗爲指導，去取得一個對大時代正確的認識，使我們在正確認識之下，能完成大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任務。

第二類叢書是討論基督教對大時代應取態度和對大時代應有的貢獻，例如基督教對於救國運動，和平運動，戰時服務，聯合陣線，集權國家等等問題，以至基督徒本身的修養與訓練，都加以探討與敘述；一方面使我們覺得基督教在大時代應當是一種活潑有生命的力量，同時也因爲使命的艱鉅，使我們感覺有把我們的宗教信仰與生活在各方面深刻化的必要。

第三類叢書是用批評的態度，來介紹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的。這些新趨勢大半表現於基督教對許多現行思想的態度，其中比較重要的如資本主義，社會主義，共產主義，法西主義，合作運動，新心理學，新物理學等，均在討論範圍之內。我們覺得基督教許多的新思潮，與我們的大時代有密切的關係，應當爲我們所注意。我們更希望：這一點小小的介紹工作，可以作爲未來更大的探討的起點。

這一套叢書，雖然有許多地方是以基督教作出發點，但在取材和態度方面，却都適合於一般讀者的閱覽與參考。假如這些叢書能對讀者——尤其是青年讀者——發生一種激勵鼓舞的作用，使他們更能爲真理，爲國家，爲民族而獻身，這便是我們對大時代一點小小的貢獻。

編者

## 序

劉良模先生的名字是許多青年讀者所熟悉的。在最近幾年中他熱烈地參加了救亡工作，尤其是在提倡民衆歌詠方面。自抗戰開始後，他便和一班青年同志，到前線去服務，做了許多很有意思的工作。這次他短期回到上海，我要他把十八個月的經驗寫出來，給大家一點興奮，並告訴他，假如他沒有寫出來，我決不讓他離開上海。這個『命令』，他是在百忙中遵從了，而結果就是這一本生氣勃勃的小冊。

劉君現在又跑到前方去了。我們祝他和他的同志們繼續努力，以後還要把新的經驗寫給我們，直到他們在勝利的歡樂中，完成了他們的使命。

# 目次

目次	1
吳序	一
第一章 到蘇州去服務	一
第二章 第一次的流浪生活	二一
第三章 傷兵的領袖（鄭州）	三六
第四章 大家來服務軍人（長沙）	四二
第五章 長沙的大火	五七

# 十八個月在前方

## 第一章 到蘇州去服務

蘇州本來是一般有閒者和寓公們的天堂；可是當八一三的炮聲一響，蘇州馬上變成了我們東戰場一個極重要的根據地。

那時候，我們青年會已經在北戰場的保定、石家莊開始軍人服務工作，可是在東戰場上還沒有我們的支部。很多的同志向總部建議：我們在東戰場也應該開始工作，以適應全面抗戰的需要。過了十二天，總部的命令下來了，而這個命令却是要我到蘇州去，設法開始服務軍人的工作。



我在綏遠抗戰的時候，已  
到不夠。我認爲這一次到蘇州  
踐方面，多多地學習，所以就  
和我一同到蘇州去的伙伴  
同學，對於蘇州的情形非常熟  
經驗，所以他和我一起到蘇州  
那時候，京滬鐵路已經斷  
去。

## 二

老垃圾橋的橋堍擠滿了難  
也像難民一樣，提了鋪蓋、手

船接連在一起，好像一條龍。

我們離開上海，往前方去了！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難胞們的嘆息，小孩子的哭聲，叫我們心中難過，這是誰的賞賜？

從垃圾橋到野雞墩，我們在河裏面看見了至少三十多具浮屍。那些浮屍的面目，已經浮腫得模糊不清，有的沒有腦袋，有的腿或手已被割去，有的兩手反綁着，有的身上衣服被剝去了，上面帶着焦黑的槍傷。他們的屍體順着潮水在蘇州河上徘徊，連一個葬身的地方也沒有。法西斯強盜的手段是太毒辣了。

### 三

九月一日，我和大琨坐了兩部洋車，進入蘇州城。熱鬧的天堂却已經變成一座死城，馬路上冷清清地比大年初一還要寂靜。我們從車夫那裏才知道天堂裏的居民，因為八月十六日敵機的轟炸，大家都逃到鄉下或是上海去了。

我們抱着一腔熱誠到蘇州，却想不到蘇州是一座空城，這是到蘇州後所受到的第一盆冷水。

車子到青年會門口，青年會的大門也緊關着，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敲開了大門，就先在青年會住下了。

#### 四

第二天，我和大琨先去拜訪警備司令，警備司令部是在一個很幽雅的花園裏面，拜訪的結果很是滿意。劉司令對於我們的工作計劃，表示十二分的歡迎。

我們既然已經得到當局的許可，現在所剩的是幹部問題了。我們祇有兩個人，什麼事都無法開展，所以我們馬上要找幾個青年幹部。

從警備司令部出來，在路上偶然遇見了幾個青年，都是大琨的朋友。我們

告訴他們這次到蘇州來的目的，他們告訴我們：他們正想找件切實的工作來為國家服務，因此他們這幾位就變成了我們在蘇州的第一批幹部。

## 五

我和大琨又去看草橋第一傷兵醫院的院長，告訴他我們願意到他們醫院去設立一個傷兵俱樂部，院長表示非常歡迎，所以第二天大琨就帶領那幾位青年同志到醫院，成立了『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部京滬支部第一傷兵俱樂部』，這是我們在蘇州服務工作的第一聲。

## 六

蘇州青年會的同工俞國堯先生對於服務軍人的工作，也發生了很大的興趣，因此他就拿全部的時間來幫助軍人服務工作，我們從此又多了一個生力軍。

在事務上，國堯同志給我們最大的助力。

在幹部政策方面，我們決定了：我們本部最多祇能有十個至十五個幹事，其餘的服務員，必須到當地青年中間去尋找。

蘇州一共有十個傷兵醫院，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每個醫院都有一個傷兵俱樂部，這樣我們需要十個幹事，八十個服務員，然而我們那個時候祇有三個幹事，四五個服務員。

大家商議的結果，要我再回上海去找幹事，募捐東西。

## 七

於是我再回到上海，利用無線電廣播和報紙，向各界徵求留聲機、唱片、畫報、棋子、掛圖，一星期的結果，我們捐到了一大卡車的材料；在幹部方面，我找到了田常青，周棟勳，蕭鶴鳴，張慶鴻等幾位同志，所以就再坐難民

船，浩浩蕩蕩地回到蘇州。

坐難民船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，因為敵機常常濫施轟炸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又回上海，剛有一列難民船在野雞墩被炸，大琨急得要命，他特為冒了危險，坐了汽車，趕回上海，看我到底有沒有被炸死，在途中他自己反遭到敵機的掃射，他到上海，看見我很平安，才欣然地和我再回到蘇州，這種友誼真是偉大。

後來，鄒伯詠同志又從浙江來參加我們的工作，北平青年會同工李耀祖，天津青年會同工王雲波，北大同學方師鐸，方師龍，張敏言等都前來參加我們的工作，幹部的力量，就大大的增加了。

蘇州普益社的王女士變成了我們的薦頭行，她介紹了七八十位蘇州青年來服務。從此我們在蘇州的工作就大大開展了。非但蘇州每個傷兵醫院都有青年

會的俱樂部，就是木瀆胥口震澤等地，也都有了我們的傷兵俱樂部。

## 八

我們的幹部有一個特點：那就是彼此都親愛如弟兄姊妹，大家以工作為最高原則。我們不以為這是為青年會工作，而是為國家工作。

會有這樣一件極動人的事：按照全國青年會的規定每個幹事每月可以有二十元薪金，但是我們自己考慮結果，認為如果這樣，用在工作上的反會太少；所以我們大家都自願每月祇拿三塊錢。

## 九

蘇州當地青年的服務精神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。他們的工作時間是上午九時到下午五時，每天他們從家裏面風雨無阻地到傷兵醫院去服務，使傷兵們很佩服。在這裏我願意提出一個工作原則：軍人服務工作單靠幹事是無法可以開

展的，必須要動員當地的青年來幹。

## 十

上海的民衆捐助給我們的東西，如果算錢的話，總在五千元之譜。我們捐到六十架留聲機，一千五百張唱片，留聲機以三十元一架計，便要一千八百元；唱片以一元一張計，便要一千五百元了。如果要我們自己拿錢去買，恐怕就沒有這個力量了。

這一點可以證明上海民衆力量的偉大，但是一方面也可證明軍人服務的基礎必須建築在民衆身上。

## 十一

爲什麼傷兵醫院需要俱樂部呢？俱樂部乃是傷兵的精神療養院，而俱樂部的服務員和幹事，却是傷兵的精神上的醫生。傷兵們非但在身體上受了傷，並



且精神上也受了重大的打擊：戰爭的殘酷，世態的炎涼，同情的缺乏，使他們變成精神失常的人，因此他們性情暴戾，最容易和人打架吵嘴。我們青年會的服務員，從早到晚在傷兵醫院裏，和他們共同生活，和他們共同玩，我們替他們寫信，開留聲機，下棋，結他們看畫報，解他們的悶氣；我們和他們談話，讓他們能一吐胸中的鬱塊，通過這許多工作，我們和傷兵變成很要好的朋友。他們對我們就無所不談。

我們工作的結果：傷兵更守紀律，更有自治能力，傷愈後都能很快地回到前線。我們的工作對傷兵的心理衛生 (Mental Hygiene) 有很大的幫助。

有一個負傷同志對我們說：『我感謝你們，因為你們使我把握住最後的勝利。』我認爲這是我們所得到的最高的誇獎，因為我們軍人服務工作最大的意義，就是要使一般軍人明瞭此次抗戰的意義，而增加他們的決心。